

蘇聯公共衛生

維諾格拉多夫 著

田 君 美 譯



北京健康書店發行

—1951—



目錄

簡史.....	一
蘇聯公共衛生服務事業的特點.....	一八
城市和鄉鎮公共衛生服務事業的組織.....	三〇
城市公共衛生.....	三一
醫院.....	四三
鄉村的保健工作.....	四六
蘇聯的保健工作和民族政策.....	五五
照顧母親和孩子.....	六〇
休養之家、療養院、和保養地.....	六九
體育和運動.....	七一
嬰藥學.....	七三
醫務人員.....	七五
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的保健工作.....	八〇
蘇聯蘇聯保健工作的九年計劃.....	八五

簡史

自從全世界第一個工農國家建立起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多年了，在這個國家裏始終在實現着前進和進步的人類願望。在這些年中千百萬蘇聯愛國的人們，由於列寧斯大林黨的團結和鼓勵，貢獻出了他們的勞動、能力和知識來發展他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工業和農業，經濟和文化。自從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國家各方面的成就真是驚人的。

由於創造偉業的熱情的激動和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高度意志的鼓勵，蘇聯人民已經用他們的力量，他們自我犧牲的勞動，創造了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國家在人類史上空前的戰爭中成功地保衛了它的獨立。它從希特拉法西斯侵略者的壓迫奴役下解放了許多民族，並且它仍是絲毫不懈的在為爭取世界和平而鬥爭着。蘇聯在人類偉大的導師列寧和斯大林的天才指示的路線上勇敢地前進。

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成了蘇聯人民自豪的源泉；在他們千百萬個心中都燃燒起蘇維埃愛國主義的火焰，鞏固了他們對光明的將來的信念，並且給了他們力量為可愛的祖國的光榮福利而完成新的勞動英雄主義的偉大功業。

在人民生活的各個角落裏都顯示了造成偉大轉變的布爾什維克政策的力量，有目的性和有計劃性的社會主義經濟不只幫助着實行了工業革命和農業革命，也實行了公共衛生、教育、社會福利等等範疇的革命。我們很可以自豪地指出公共衛生服務事業並沒有落到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後途。

★ ★ ★
帝俄時，衛生問題是由縣自治會（*Ugody*）和城市行政當局來處理，這種機構是帝俄政府在十八世紀六十年所建立起來的。只有地主、大資本家、富農和商人才可能參加縣自治會的組織工作；它們不是代表工農的。在俄國的歐州地域中只有三四州有縣自治會，而且並不是所有的縣都有。它們缺乏經費，不能組織適當的醫療工作，它們雇用的全是不能稱職的醫生。因此，大多數市民就不得不光顧私人營業的醫生了，而廣大的農民却只得依賴庸醫和沒有受過訓練的產婆了。

政府各部門也有醫務所的設立。也有施診的慈善機構。但這些都是單獨屬於各個部門的機構，相互之間毫無聯系並且都是資金不夠人員缺少。它們也沒有統一的中心。沙皇的法律把醫療工作當成了「不必要的職責」。

那時的醫藥也沒有個統一的中心。那時大夫們只有通過皮若哥夫醫學會（*Prigov congress*）才有互相接觸的機會——命名的意義是為紀念俄國偉大的外科醫生和解剖學者皮若哥夫（*N.I. Prigov*）——這個會是時常開會的。參加這些會的是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醫生們，但他們對於醫藥界裏俄國社會思想的進步上仍有一定的成績的。寫出關於描寫俄羅斯農人和工人悲慘不幸的文件，和提出非常有趣的事實和數字，這供給了研究城鄉衛生情況豐富的資料。

在建設蘇維埃公共衛生制度的初期，曾利用了縣自治會積累的這些資料和參加皮若哥夫醫學會的醫生們。再者，縣自治會和皮若哥夫醫學會的組織中會有許多突出的和自我犧牲的醫生，他們貢獻出了

他們的能力和知識爲人民服務並且調查了城鄉中極端不好的衛生情況，疾病發生區域和死亡率。

這些人中最主要的是第一屆公共衛生人委會委員，綏馬斯柯（N.A. Semashko），和他的代理人索羅夫耶夫（N.P. Solov'yov），他們二人都是蘇聯公共衛生制度的傑出的組織人。他們按照黨和政府指示的路綫積極地參加了那强有力的公共衛生組織的創造，現在蘇聯的公共衛生組織在全世界上是無比的。

遠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列寧對於公共衛生問題就特別關心，並且在準備時期他就天才地擬定了有關社會主義衛生綱領的原則。

針對着資產階級的組織，縣自治會和皮若哥夫醫學會，所提出的懦弱的建議和不熱心的議案，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推進了徹底改組醫療工作的全部制度的原則，並使它和在社會主義路綫上的整個社會制度的改組有了密切的結合。這些原則裏明確地包括着廣泛的預防醫學、衛生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以及社會保險。一九一二年，在普拉格（Prague 譯者註：捷克首都）黨的會議中曾特別地討論了社會保險問題，並且被列入黨的綱領中。

這樣，在一九一七大革命時，對於醫療工作全部制度的組織黨就有了一個十分確定的綱領了。

遠在一九〇三年黨的第二屆會議就草擬了關於改組和促進保健工作的大綱。所以甚至在十月革命初期，最迫切的和特別重要的問題正擺在黨的面前的時候，黨都沒有忽略了保健工作的重要性。在彼得堡（譯者註：現名列寧格勒）工農代表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下設立了一個醫療衛生部。這個醫療

衛生部在十月革命剛完就迅速地得到了列寧的命令，指示怎樣進行工作。

遵照着列寧的命令，醫療衛生部在布爾什維克黨和無產階級的紅十字會，工人醫療協會，的支持下就負起了集合醫療力量爲大衆作醫療服務的組織這個艱難而光榮的任務。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列寧簽發了一個設立醫療團體會議的命令，這會議就形成了「工農政府最高醫療機關。」這個命令使蘇維埃政府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宣佈國家應爲廣大人民作醫療工作的原則的政府了。

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公共衛生人民委員會是在一九一八年七月間成立的；但它的主要工作種類却是從大革命起就漸漸地形成了的。這工作的基礎在俄國共產黨（布）的綱領中就明確地擺下了：

「關於保護人民健康範圍內的活動基礎，」黨的綱領上這樣說，「俄國共產黨（布）主要地考慮廣大的衛生建設和衛生辦法以便達到阻止疾病影響範圍的目的。因此俄國共產黨（布）便依照這原則來作目前的工作：

「1. 爲勞動人民的利益堅決執行衛生辦法，如：

a. 人口集中區域的衛生環境的改進（保持土壤、水和空氣的清淨），

b. 基於科學和衛生的基礎上的公共飲食的組織，

c. 阻止傳染病發生和傳播的辦法的施行，

d. 衛生規則的建立。

2. 打擊社會病——結核病，花柳病，酒精中毒，等等。

3. 造成適當的免費醫藥服務。」

要想徹底改組衛生服務事業，或者更正確些說，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重新建立衛生服務事業，就必須設立一個單獨領導機關來統一各個地方蘇維埃工作，來保管着人員和設備的記錄、來擬定國家計劃以便治療的和預防的機構遍佈全國，並且來管理公共醫療服務事業。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日列寧簽發了一個命令，給這個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公共衛生服務事業設立那樣的一個領導機關——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公共衛生人民委員會。

公共衛生人民委員會立刻遭遇到工作上的特殊困難：必須根絕傳播很廣的流行病，減低勞動人民的疾病率和死亡率並且使人人得到醫療。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蘇維埃第七次會議列寧的講話中可以得到那時候衛生和流行病的情況，他會這樣說：「……還有第三種災難正同我們進攻——蟲子，傷寒，它們正在削弱着我們的隊伍……」「同志們，必須特別注意這個問題！或者蟲子打败了社會主義，要不就是社會主義消滅了蟲子。」

列寧在那時會這樣寫：「這是我們爲文化而鬥爭中的第一步，並且這是爲生存而鬥爭。」

這個年青的共和國進行了這一步驟。雖然肥皂和被服十分缺乏，雖然居民區域特別污穢，沐浴和水源設備十分可憐，但在最困難的環境下，它仍然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來改進生活和工作的衛生環境。

在那些年中，人民代表會給公共衛生人民委員會下了一連串的有關衛生的命令：在一九一九年，關於保持住宅環境衛生；在一九二〇年，關於供應人民沐浴處所；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關於處理抵抗傷寒和回歸熱；在一九二一年，關於改進水源的供應，溝渠，和垃圾的處理辦法，等等。一九一九年四月，頒佈命令執行強制種痘。執行這個命令的效果是大得很。指出下列情況就足以說明了，一九二〇年在彼得堡徹底實行種痘運動後，出天花的人由執行這命令以前的一月八百名降至六至八名。公共衛生人民委員會在蘇聯軍隊中主辦的沐浴，洗衣和消毒機構的成就很好。健康教育是普遍地實行了。在一九二〇年三百八十萬蘇聯軍人都參加了衛生講演和談話，並且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只在軍隊中就出版分發了五百五十萬份關於衛生的標語，小冊子和傳單。在居民群眾中也進行了同樣的活動。

雖然在那時間的極端困難的環境下——饑荒、破壞、蹂躪和干涉——但是這設立不久的公共衛生機關們成功地完成了它們複雜的任務。歷史給它們的第一個考驗是過去了。國家公共衛生制度的原則在這樣殘酷緊張的過程中建立起來了。

在對白衛軍反革命份子們和外國干涉者的殘酷戰爭中現露出勝利之後，蘇維埃政府就着手來作破壞了的國家經濟的恢復工作和保護勞動人民健康的機構和組織的建立工作。

在蘇維埃政府成立後的十年中醫療和衛生機構的數目就增加了而且服務工作也進步了。在一九一三年，革命前的俄國共有十七萬五千六百九十個病床。到一九二八年雖因一九一四——一八年間的戰

爭而使醫院設備減少，但全國的醫院已有二十四萬六千五百二十五個床位。特別重要的是治療的和預防的機構的數目的增加。一九一三年只有一千二百三十個門診所和綜合診療所，而一九二八年却有了五千六百七十三所。在同一時期中，鄉村醫療巡迴站增加將近一倍，由四千三百六十七站增加到七千五百三十一站。那樣速度的醫療工作的普遍發展自然需要增加千萬個醫生、外科助手，助產士和護士了。在一九二八年就有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二個醫生來爲勞動人民服務，而在一九一三年，全國醫生的總數却只有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五名。

第七次蘇維埃會議以後，蘇聯政府和黨中央委員會再三地考慮公共衛生的各個重要問題。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通過一個真正有歷史性的決定，『關於工農醫療的決定。』黨中央委員會注意到已獲得的保健標準尚未達到國家經濟的高度需要，醫療機構沒有堅持着爲各個團體的勞動人民服務的原則，這樣就沒有盡了他們促進國民福利和國家經濟的責任。這種工作着重在改進工業工人的醫療工作，首先要到頓巴斯(Donbas)庫齊巴斯(Kuzbas)和烏拉爾(Ural)完成若干有效的衛生方案，並在鄉間來作醫療工作以適應社會主義的農業發展。這種工作要在不剝奪或不降低其他人民醫療服務的條件下進行。

醫療普通工作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一九二八——三二)一直在很快地擴展着。醫院病床增加了一倍多，療養院和休養之家的容量也增加了一倍。許多工場和工廠開設了醫療站和門診所；蘇聯政府這種新建設在短時間內大大地減少了疾病和創傷病的發生範圍。

在建設數目增加的同時，公共衛生服務事業組織者也盡全力改進了醫療的技能。一九三四年第十七次黨會議時，斯大林同志指出了國家是在渴望著獲得整個的醫務教育制度的急速改進，及學院和學校數目的增加。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中建立起來了十四個新醫學專門學校，訓練外科助手和助產士的中等醫科學校和訓練護士的學校却由一百二十七所增加到二百六十所。到一九四一年蘇聯的大夫已有一九二八年的兩倍。

有五十五個蘇聯醫學院是爲工農的孩子們而開設的。這些醫學院是幫助訓練新的蘇聯知識份子，這些知識份子是与工人階級和勞動的農民骨肉相連的。

公共衛生制度在第二和第三斯大林五年計劃中繼續地擴展，到了一九四一年蘇聯已有了龐大數字的各種各樣的醫療衛生設備。

有一個時期鄉村地區的醫療工作是落在城市的後邊了。爲了發展和鞏固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必須在短期間內改進集體農莊人民的醫療服務工作。一九三八年，政府頒佈了關於改進鄉村醫療巡迴站工作的決定。到一九四一年已由一九二八年的七千五百三十一個醫療巡迴站增到了一萬四千四百三十一站。這些醫療巡迴站中大部分全有必要的設備和藥品，服務的醫生全是在蘇聯各機構中受過高深教育和訓練的老手準備全心全意地爲人民服務。

一九三六年蘇聯政府通過了關於禁止墮胎的法律，對作母親的增加物質津貼，對多子女的母親給予國家津貼，普遍的擴展生產之家，保育所和幼稚園，對不付離婚贍養費的制定了較重的罰款，並

且提出了對離婚法的某種改變。這是蘇聯政府關心母親很顯明的一條法律。在那一年中，對多子女的母親就付出了兩萬萬盧布。次年增加到九萬六千五百七十一萬二千盧布，一九四一年就到了十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五萬五千盧布。

這幾乎不須要強調說明我們在這方面已遠超過了最老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法國和美國。在這些國家裏，生病和生孩子是工人家庭中的一種負擔不起來的負擔。我們可以參考一九四五年杜魯門總統給國會的咨文，文中他承認美國的衛生工作是令人不滿意的。人會期待着在政府首領作了這樣的坦白之後，一定會採取某種有效的措施來改進醫療情況的。但是美國聯邦保安局長伊文（Oscar E. Ewing）在一九四八年指出美國有兩千五百萬人，或者說美國人口的六分之一，是在患着慢性病，兒童中有二十萬患顫癇病，十七萬五千患結核病並且有五十萬是缺乏外科或畸形的治療。軟骨病也是流行着。

從杜魯門咨送文件起已經過了四年了。但在他最近咨送第八十一次國會的文件中又說：『像我們這樣富強的國家裏，居然有千百萬人得不到適當的醫療，這真是駭人聽聞的事實。我們缺乏醫生，醫院和護士……正當的醫療花費太貴使我們大多數的公民不敢問津。』

在蘇聯，人民的保健工作是政府的責任，蘇聯公民享受醫療是權利。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第八次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通過了斯大林憲法，勝利的社會主義的憲法。蘇聯政府的基本法律保護了每個公民的神聖權利：工作、休養、和教育。

同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了公共衛生人民委員會來管理醫療衛生服務工作，為全蘇聯的勞動人民服務。

在一九三六年召開的聯共（布）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確定了國家醫療工作的新任務：「在維護勞動人民健康的範圍內要大大地集中力量來改進醫藥服務工作，擴展衛生和預防工作，供給產育幫助和增加兒童醫院，提高勞動保護的標準，並且為工人組織休息、娛樂和運動，有了這樣的目標，由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二，政府在保健工作上的開支是要由一百零三萬萬盧布增到一百六十五萬萬盧布的。」這樣，公共衛生工作者的注意力要着重在醫療和預防的改進，更進一步地減少疾病發生範圍和死亡率，提高所有有關人民健康情況的衛生的指數。

由於認真地執行蘇聯共產黨（布）第十八次會議的決議，在會後數年中就獲得了意外的好果。例如傷寒，這在革命開始的時候會威脅了這個年青的共和國的生存並且因為該病而死了千萬人民，已是希有的疾病了，只在某些地區在孤立的情況下有的發生了這病。可怕的鼠疫、霍亂和天花完全絕跡了。不斷地成長的醫務工作者隊伍的連年不倦的努力，公共衛生服務事業上的開支的龐大的增加和政府給予的普遍的援助，工業的企業和農業中衛生規則的嚴格的遵守，人民物質享受和一般文化的提高，所有這些更進一步地改善了全國公共衛生並造成了疾病率的銳減。

在衛國戰爭的前夕，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口一年增加數超過了一九二六年北美洲和歐洲人口增加數的兩倍。

從偉大的斯大林五年計劃一開始，我國人民體格的發展已有了顯著的進步。

『這樣說就對了，』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五年召開的蘇聯蘇維埃第七次會議的報告中宣稱，『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在莫斯科區和伊宛諾夫（Ivano）地區，在高爾基地方和烏茲蘭，動員參軍的工人們的體格記錄表說明了在過去的五七年中，他們的體重平均每人增加了一公斤半到兩公斤，他們的胸圍平均每人增加了一公分半到兩公分半。我們願意看看那一個國家能够趕上這樣的記錄。』

我們可以引用『興盛的』美國來作一個恰當的參考例子。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已經檢查的有將近五百萬由十八歲至三十七歲的應徵入伍的男子按體格記錄表是不合入伍規定的。這些不合格的佔應徵的全數的百分之三十……還有一百五十萬因為身體或精神有病必須從海陸軍中洗刷出來。這一個對比真是驚人！

★

★

★

★

只是專門衛生學的大夫們不能解決蘇維埃土地上目前需要的防病學這個新的偉大的工作。必須有一個特殊的有力的組織來作這種事業。這樣，普遍的細菌和衛生實驗所，巴氏殺菌站和消毒站，預防注射和消毒的各單位就漸漸地建設起來了。衛生法的初步工作是作了。

城鄉的改進，住宅和水源供給以及從事生產或買賣食品等場所的衛生檢查，傳染病的檢查，消毒，預防注射和流行病的研究——這都是衛生機關的工作。因為工業的發展，工業中特殊衛生檢查也須要組織起來了。

因為城市工業化了，鄉村是正走向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衛生組織遇到了一個比一個複雜的新問題。增加衛生職員的數字和促進他們更進一步的專門技能是迫不及待了。

一九三三年是這一項衛生服務事業發展的轉捩點。這年便成立了衛生檢查服務部。

在一九四一年開的蘇聯共產黨（布）第十八次全聯會議強調了在工廠中，在運輸機構中，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中建立衛生工作基礎的重要性。這把要求高度標準衛生的群眾運動提高到一個新形式。亞塞爾拜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Azərbaycan S.S.R.）格沃克卡區（Gəvəkai District）的居民創造了一個民衆屋業的驚人的例子，這個創始引起了真正的民衆運動，底米特洛夫（Dmitrov）（莫斯科地區）和羅哥秋夫（Rogachov）（白俄羅斯）的居民很快地連合起來領頭幹。

格沃克卡區集體農莊的農民把房屋全都油刷了，把院子，街道和水井都收拾得井井有條，建築了新廁所和沐浴室，並且用了有效的方法消滅瘧疾。他們不用外界的帮助，只運用了本地方的物質條件，在很短的時期內就把這些全作了。

羅哥秋夫的人民在他們的區域內撲滅能傳染的疾病這一點很是成功，因為沒有了這種病人所以地方醫院的傳染病房用不着了。

群眾的這種創始是大大地受了醫療機構的醫務工作者，學校，鄉村圖書館和工人俱樂部以及經過無線電和報章所指導的健康教育的鼓舞的影響。

在蘇聯醫學的成就是廣泛地應用到保護人民的健康上了。在蘇維埃政府的初年，內戰仍然在進行着的時候，細菌學的，衛生保健的，結核病的，熱病和花柳病的機構就成立起來了。這些機構和革命後成立的許多其他科學研究的機構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病源並要努力完成診斷和治療的新方法。研究醫學和生物學的基本原理問題的第一個學院也在同時成立了。

內戰以後，國家轉向和平建設和國家經濟恢復工作的時候，成立起機關來管理工業衛生和勞動保護問題，公共伙食問題，職業病問題，鄉村衛生問題和照顧母親和孩子的問題等。在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和高爾基諸同志⁽¹⁾起之下偉大的實驗醫學院開辦了。

蘇聯各個地區和地方也成立了新的醫學院和科學研究機構來作病理學和流行病學等問題的研究，並且來作地方休養地的設備和醫療準備的調查。

蘇維埃政府指定了大批款項來作科學研究。就像我們偉大的生理學家巴甫洛夫說的，政府給予科學的『太豐富了。』而我們的科學家們已經證實了蘇維埃政府對他們的熱心是正確的。

我國醫學界有名的人物中馳名世界的有巴甫洛夫 (I.P. Pavlov)，伯登科 (N.N. Burdenko)，安尼奇柯夫 (N.N. Anichkov)，奧伯利 (L.A. Orbeli)，阿伯來克左夫 (A.I. Abrikosov)，伯爾莫勒茲 (A.A. Boromolts)，綏馬斯柯 (N.A. Semashko)，索羅夫耶夫 (Z.P. Solov'yov)，斯伯爾蘭斯基 (A.D. Spiransky)，費拉托夫 (V.F. Filatov) 和古甫洛夫斯基 (Y.N. Pavlovsky) 等等。